

漢語特性與中文傳意

李家樹

香港大學中文系

謝耀基

香港城市理工學院人文及社會科學部

隨著社會、科技的不斷發展，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越來越頻繁；如何能確切地、有效地傳意，幫助學習、工作，以及建立良好的的人際關係，自然也越來越受到重視。

傳意即傳遞信息。「傳遞」可以是單向的輸出、雙向甚至多向的交流；「信息」可以是涉及事情的、思想的、情感的。基本上，這種交往或交際活動由傳輸信息者、傳輸對象、信息、傳意工具和傳意環境多個成分緊密連繫組成。簡括地說，即在一定的環境下，傳輸者利用傳意工具發出信息，最後由傳輸對象通過傳意工具接收、理解甚或作出回應。

這樣說來，在傳意這個動態活動過程中，上述任何一個成分都可以影響傳意的效率，決定傳意的成敗。比方說，幼兒園老師對一個不專心聽講的孩子說：「你的耳朵呢？」目的是提醒他要留心聽講，可是孩子卻指著自己的耳朵回答：「老師，我的耳朵在這裏呢！」¹ 傳意得不到效應，是由於信息未能切合幼兒的理解能力，也就是傳輸信息者未能掌握傳輸對象的特性。再舉個例說，傻女婿到岳父處拜壽，同岳父吃壽麵時，竟問岳父的壽麵為何那麼短，結果當然把岳父氣壞，給人攆走。² 傻女婿不察覺「壽麵短」跟「壽命短」的諧音關係，這固然反映了他的「傻」，同時也表明了信息內容跟傳意環境的密切關係——忽視環境，很容易就令傳意出現誤差。同樣，像「給我買包煙來」、「把書放到書架上去」一類帶有命令意味的話語，只有在有一定關係的人之間使用（例如上級下屬、長輩晚輩），才能獲得比較理想的效果。如果是對素不相識的人，這麼說就顯得不合適，也不會獲得怎麼好的效果。³ 這可見傳意時要連繫到交際雙方之間的各種關係，譬如感情關係、角色關係。

1 例取自陳建民《受話人的言語反應》，《語言教學與研究》，1986年第2期，頁28。

2 例取自曉星編著《修辭趣話》，北京：語文出版社，1988年，頁11。

3 胡士云《言語交際的行為及其效果》，載《言語交際與交際語言》，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3年，頁123。

在傳意活動中，各個成分的相互關連和影響是基本存在的。例如傳輸訊息者和傳輸對象的社會屬性（種族、地區、年齡、性別、職業、階級身分等）、個性特點（思想、性格、文化程度、修養、興趣、信仰等）以至雙方的心理狀態（交際動機、需求、情緒等），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對信息的表達和理解、回應，造成微妙的變化。⁴從這個角度看，「中文傳意」、「英文傳意」、「日文傳意」、「法文傳意」等等，就傳意活動的各種現象、規律、理論、技巧、原則、要求、目的來說，都是有相同相通的地方。

然而這並不表示可以把各種不同語文傳意等同起來。人們可用的傳意工具或媒介有很多，除語言外，還有圖形、音樂、電碼、信號、手勢、眼神、表情、姿態等，很多時還會配合運用。當中，語言畢竟是人類社會用來進行交際和思維的最重要、最發達、最嚴密的符號體系，也是最主要、最為普遍使用的傳意工具。在傳意過程中，發出信息的一方往往會利用語言把信息「編碼」，然後「發碼」傳輸出去；收取信息亦即「接碼」的一方要用同一種語言或別種語言「解碼」，從而理解信息。⁵語言跟信息可說是形式同內容的關係，語言代碼可說是語言和信息的融合體。「中文傳意」、「英文傳意」等雖然同是利用語言工具傳意，但是即使信息相同，由於所用語言有異，代碼自然不同，在編碼、解碼方面亦有所不同。語言的共性或會容許不同代碼出現相近或相對應的情況，語言的特性卻更常突現代碼的不同本質。因此，要準確地、恰當地編碼、解碼，使傳意成功，就必須掌握代碼的本質；而充分掌握代碼的本質，就需要了解語言的特性。

特性是從比較得來的。語言之間存在著的某些差異，正是語言特性的體現。一方面，它通過語言結構內部的不同表現出來；另一方面，則由各自負載的文化顯現出來。漢語的特性及其跟傳意的關係，自然也要從這兩方面探討。

二

先從語音結構方面看。

漢語語音的特點，體現了漢語的音樂性。胡裕樹指出：「漢語的元音佔優勢，再加上聲調的抑揚變化和音節的長短配合，使得漢語富於音樂性。」⁶聲調是漢語的主

4 參 J. B. Pride, "Sociolinguistics", in J. Lyons ed., *New Horizons in 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0 reprinted, pp. 287-301。

5 參 D. Sperber and D. Wilson, *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pp. 1-64。

6 胡裕樹主編《現代漢語（增訂本）》，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頁471。

要特點之一，就全世界來說，有聲調的語言是比較少的。漢語的聲調除了可以帶來聲音美外，更起著區別意義的作用，在傳意時相當重要；如果掌握不好，例如 wèn nǐ (問你)說成 wěn nǐ (吻你)，把 chū jià (出嫁)說成 chu jià (出家)，把 měi lì (美麗)說成 méi lì (沒理)，傳意方面就會鬧出誤會。

漢語大體上是一字一音，字詞音同或音近的情況非常普遍。掌握這個特點，就能提高傳意的效率。積極來說，是可以利用字詞諧音的關係替語言加工，增強表達效果；例如某銀行便曾推出「有升(聲)有息(色)」這個諧音雙關的宣傳標語來吸引存款，使人印象鮮明深刻；又例如我們可以用歇後語來幫助傳意，如「孔夫子搬家——盡是書(輸)」、「膝蓋上釘掌——離蹄(題)太遠」一類，妙語雙關，活潑生動。消極來說，是要避免傳意時——特別在說聽的傳意模式下，由近音、同音字詞造成的歧誤；例如教師吩咐學生學期「中」交習作，有人卻一心以為是學期「終」，結果當然是過了限期，以致傳意失敗。因此，漢語詞由單音節走向雙音節發展，除了能夠表達比較豐富細緻的意義外，還可以減免因音同、音近而出現的差誤，令傳意更加明確。

漢語詞趨向複音化，其實也受漢語的音樂性影響。陸志韋說：

漢語有這麼一種特性：我們聽一段話或是唸一段白話文，老是會覺著句子裏的字(音節)會兩個兩個、四個四個的結合起來……⁷

本來，現代漢語的詞極富彈性，可以為單音節，可以作雙音節，但在選用、搭配和組合成語句時，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受著漢語要求對稱、平衡的制約。一般來說，語句音節勻稱，讀起來才易覺順口，語感取得平衡。像「戒驕戒躁」、「力戒驕傲」裏的「驕」、「驕傲」，意義雖然相同，但由於音節不同，便不好調換，否則便覺拗口，破壞均衡美感。⁸同樣，「我把這個難忘記的故事埋在心底」、「西安是中國的一座古首都」，讀起來彳亍，要把「難忘記」改作如「難以忘記」、「難忘」，把「古首都」改為「古都」，結構形式和音節才得均衡。⁹單音節配單音節，雙音節配雙音節，可說是協調語音的基本格式；而兩個音步四個音節，更給人以平穩的感覺，成為現代漢語普遍的節奏傾向。漢語中四字格成語的大量運用，也正好表現出漢語這種獨特的「一分為二」的音樂性。¹⁰

傳意不單要求準確，還要講求效果。諧協的音節搭配，予人穩定感和均衡美；靈活的奇偶間隔，又可以加強語言的節奏感，避免板滯、單調。¹¹掌握漢語的音樂特

7 陸志韋《漢語的並立四格字》，《語言研究》，1956年第1期，頁45。

8 參李家樹《從漢語的特性談到怎樣把中文寫好》，載《語文研究和語文教學(增訂本)》，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頁195-6。

9 例取自房玉清《實用漢語語法》，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2年，頁15。

10 申小龍《中國文化語言學》，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43。

11 參文煥《漢語語句的節奏問題》，《中國語文》總第238期，1994年1月，頁23-4。

性，有助我們替漢語作語音上的美學安排，譬如從音色、音高、音長各方面，通過選配雙聲、疊韻、疊音字詞以及押韻、配置平仄、安排音步等不同手段，增強語言的表達效果。

三

作為表達語言的符號，漢語文字的特點表現了漢語的表意性。世界文字，大體可分為「表音」、「表意」兩類。表音文字(例如英文、俄文)是用字母把語言的音素或音節直接顯示的一種文字，漢字則有所不同。胡裕樹說：

古漢字的字形同語言裏的詞或語素的意義有比較直接的聯繫。看到一個木(木)，人們往往能從字形估摸到一些字義，一個休(休)字，也往往能啟發人們從「人倚木上」想像開去，省悟字的意義。到了現代，經過隸變和楷化的漢字儘管大大減弱了字形表意的直觀程度，但是佔漢字極大比重的形聲字的形旁仍然在表示字義的類屬方面起著一定的作用。因此，同表音文字相比，現代的漢字仍然屬於表意性質的文字。¹²

漢字的字形結構跟表意作用關係密切。其中象形字如人(人)、山(山)、龜(龜)很明顯是以近似圖畫的形式來表達字義的，有直觀的特徵；至於指事字如上(上)、下(下)，會意字如采(采)、困(困)，形聲字如河(河)、鯉(鯉)，亦同樣可以通過字形而揣摩字義。

漢字是紀錄漢語的符號系統，短於表音，長於表意。由於字形、字義緊密相關，漢語傳遞的信息就其內質而言，是具有確定性和明晰性的，能方便人們正確理解語義。¹³ 傳意時，如果能抓住漢字「以形見義」這個特點，不難收到一定的效果。年前在本港舉辦的一個海報設計比賽，優勝作品便是利用漢字字形同字義的緊密關係，運用「森——林——木——+」的析字手法，成功地傳遞要保護環境、停止濫伐林木的信息，表達簡練有力。

漢語的表意性也表現在漢語語氣詞的運用上面。語氣詞是漢語的一大特點，拿西洋語言來比較，西洋語言缺乏語氣詞，不能像漢語語氣詞那樣明確地表示語氣，也沒有這麼豐富的內容。例如在“You must be feeling rather tired”這個句子中，說英語的人只能靠語調來表示語氣，但用在漢語上，卻可加用語氣詞來表示各種複雜的語

12 胡裕樹主編《現代漢語(增訂本)》，頁187。

13 錢惠英《從信息的傳遞看漢字的優勢》，載《漢字漢語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上卷，頁143。

氣，增添感情色彩；如「你一定覺得有點兒累了」，加「了」表示實現，比不加「了」語氣來得肯定；「你一定覺得有點兒累了吧」，加上「了吧」，便帶有揣度意味。¹⁴

漢語語氣詞可以單用，也有可以連用，如「的嗎」、「了啊」。只要適當使用，便能明確表示句子的語氣：基本上，是陳述、疑問、祈使、感歎；細緻一些，更可傳達確定、揣測、假設、商量、說服、當然、答辯、誇張、疑問、反問等等意味。¹⁵ 傳意時——特別是以書面語作為傳意工具（句子語氣一般只能靠語境、句意和標點符號判定）或信息涉及思想、情感，語氣詞便替信息充分起著表情、表意的作用。

四

漢語語法的特點表現了漢語的意合性、簡潔性和靈活性。

意合跟形合相對。一般說來，意合是組詞成句的內在基礎，形合是組詞成句的外在表現形式。漢語的用詞組句，黎錦熙說是「偏重結構，略於形態」；¹⁶ 換個角度，也可說是「偏重心理，略於形式」。語法關係往往是要「意會」的，即要靠讀者或聽者自己去領會，不靠言傳。同形合化的形態豐富的印歐系語言相比，漢語缺乏嚴格意義的形態變化，講求意合。語言單位的構成、組合不注重形式上的標誌，而依賴於構成成分之間的語義關係和搭配。¹⁷

漢語的意合性容許語言單位在語義能夠搭配的原則上互相結合，免受形態成分的約束，使語言表現形式富於彈性，語義細緻豐富。例如「天氣好——好天氣」，語序變動，結構關係亦有所改變，但語義基本不變；「屢敗屢戰——屢戰屢敗」、「法無可恕，情有可原——情有可原，法無可恕」，語序變動，結構關係並無改變，但語義就有微妙變化：前者由褒而貶，後者由令犯人稍為寬心而更為憂心。利用虛詞，也可以改變關係和意義。「弟弟把妹妹打哭了」，若轉「把」用「被」，施受關係和意義便完全相

14 例取自房玉清《實用漢語語法》，頁 13。

15 用例參王力《漢語淺談》，載《中國語文論文選》，香港：華風書局有限公司，1993年，頁 5-6。除語氣詞外，漢語副詞裏有些（如「偏」、「竟」、「都」、「並」、「難道」）也帶有濃厚的感情色彩，有特別的表意功能。

16 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引論」，頁 4。

17 林紀誠《修辭與文化論略》說：「漢語的這種文化特徵，和漢民族在哲學上重了悟不重形式論證，在藝術上主張『神似』的悠久文化傳統是分不開的。」（顧嘉祖、陸昇主編、鄭立信副主編《語言與文化》，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 11）啟功《古代詩歌、駢文的語法問題》舉例說：「這不但在古漢語中出現，即在中國民族藝術其他品種中，也常有這類情況：例如中國古典繪畫中常有畫著一個茶壺和一個茶杯。畫面上題寫『陸羽高風』。如果畫一個酒壺，一個酒杯，便可題『陶潛逸興』。沒有人，很像句中省略主語；沒畫茶或酒流入杯中的過程，很像句中省略謂語；杯中不畫各色的茶和酒，很像句中省略了賓語，壺口並不一定必向著杯，甚至壺柄向著杯也不要緊，很像句中詞彙偶然顛倒或成語先後調換。」（《漢語現象論叢》，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頁 23）

反。「賣東西」是動賓關係，陳述一種行為；「賣的東西」是偏正關係，陳述的對象是東西；「賣東西」是「名詞性的字結構」，概括表示賣東西的人或物。由此可見，利用語序、虛詞，可以表示各種關係和意義，達到不同的傳意目的。

不過，漢語的意合性又很容易使語言在表達和理解上出現模糊的情況，給傳意帶來障礙。漢語的多義、歧義現象其實不少，例如「大家同意，我們行動」就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關係意念：

(如果)大家同意，我們(就)行動。——假設【結果與假設一致】

(只要)大家同意，我們(就)行動。——條件【充足條件】

(只有)大家同意，我們(才)行動。——條件【必要條件】

(既然)大家同意，我們(就)行動。——因果【推論因果】

(因為)大家同意，(所以)我們行動。——因果【敘述因果】

又例如「我們要儲存資料」中的「儲存資料」屬偏正關係，還是屬動賓關係？「他誰都認識」中的「他」是施事還是受事？是指他認識很多人，還是認識他的人很多？這往往需要通過語境去幫助分析和判定，因此，中文傳意也得特別依賴於語境因素。其次，意合語法是一種廣義的、深層的、內存於心的語法，可說是一種主觀語法。¹⁸ 語言單位的構成、組合取決於使用該種語言的民族的思維和語言習慣。中國人的思維善於融匯語句內部各要素的語義關係，並且結合語句外部的「外圍語義成分」(如語境、交際雙方心理因素)，從整體上去理解語句。¹⁹ 因此，在處理信息時，便不可處處用形式邏輯的眼光去分析和理解漢語。例如，「養病」、「救火」、「曬太陽」、「恢復疲勞」、「打掃衛生」、「我的錢比你多」、「街上好不熱鬧」、「一鍋飯吃三十個人」等都是違反事理、不合邏輯的，但在漢語裏就為人所接受並且使用。

五

省略和隱含表現了漢語的簡潔性。一般來說，在準確無誤的前提下，能用越少的言辭表達越多的信息，傳意的效率也就越高。漢語不注重語法形式上的完整，只求「辭達而已」。漢語的簡潔性，可讓句子各種成分，在不妨礙意義的理解下，能不用的便盡量省去不用。各種語言雖然都出現省略和隱含，但漢語尤為普遍。

省略跟隱含不同。施關淦認為省略「應該說是一種語用現象，是人們在用語言的

18 常理《漢語意合語法論綱》，載《中國語言學發展方向》，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頁110-1。

19 郭錦桴《漢語與中國傳統文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71。

句子來交際、來傳遞思想感情或信息時，由於語境可以提供某些信息，而省略了話語句子中已由語境提供了信息的那些詞語」。²⁰ 至於隱含，則是「一種語言現象」；²¹ 也正如徐靜茜所說，是「在一些句式中，某些成分被刪減而並不影響語義的表達，被刪的語詞不需要借助語境，而是借助句式的約定俗成來理解」。²² 兩者的區別還可用能否添補出來作為標準：省略的詞語可以補出來，而且只有一種補法；隱含的詞語只是意思上有，但實際上是補不出來的。²³

不過，若非要作專精的究辨，我們不妨從廣義角度看，跟從呂叔湘所說，「把意思裏面有這個成分而話語裏不出現的現象統稱為省略」，²⁴ 以便集中理解漢語的簡潔性和省略可使語言簡練生動的效果。例如「多看，多聽，多琢磨，經驗多了就會發現問題」，²⁵ 關涉對象既屬泛指，就索性不說，也不像西洋語言般形式地加上表示泛指的稱代詞。又如「舊社會，窮人生了病，小病抗，大病躺，根本得不到醫治」，²⁶ 省去的成分不止一個，一則沒有必要補上，二則若然補上，反會使語句嘮叨、板滯。再如 *Mary closed her eyes*、*John said that he was going to get married*，句中代詞不可不用，但用漢語表示，就不宜硬搬套用。「瑪莉閉上她的眼睛」中「她的」顯得冗贅，「約翰說他快將結婚」中「他」更易引起歧義，以為另指別人，所以應該一併省去。

簡潔是傳意的基本原則，但這並不表示要死板遵從。為了切合表達上的需要，或者想增強傳意效果，傳輸信息者可以故意選用較多的言辭來表達信息，例如運用排比以加強氣勢，使用反覆來突出思想感情，增強語言的節奏感。再說，隨著人類邏輯思維的發展，加上歐西語言的影響，漢語的句子結構趨向於嚴密化，邏輯和語法緊密結合，句子經得起分析。²⁷ 王力指出：

所謂句子結構的嚴密化，一方面是上面所說的，要求每一個句子成分各得其所，另一方面還要求語言簡練，涵義精密細緻，無懈可擊。這兩方面的關係也是很密切的。要求簡練就是使語言更經濟；要求涵義精密細緻，自然使句子加

20 施關淦《關於「省略」和「隱含」》，《中國語文》總第 239 期，1994 年 3 月，頁 126。

21 施關淦《關於「省略」和「隱含」》，頁 128。

22 徐靜茜《言語交際的簡潔原則》，載《言語交際與交際語言》，頁 130。

23 參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載《漢語語法論文集（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年，頁 533-4。

24 呂叔湘《漢語句法的靈活性》，《中國語文》總第 190 期，1986 年 1 月，頁 1。

25 例取自呂叔湘《漢語句法的靈活性》，頁 4。

26 例取自呂叔湘《漢語句法的靈活性》，頁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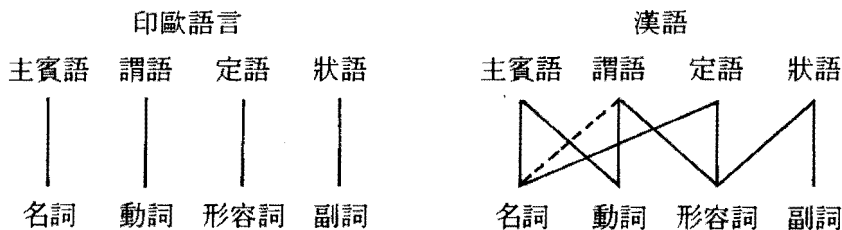
27 王力《漢語語法史》說：「基本的要求是：主謂分明，脈絡清楚，每一個詞、每一個詞組、每一個謂語形式、每一個句子形式在句中的職務和作用，都經得起分析。這樣，也就要求主語盡可能不要省略，聯結詞（以及類似聯結詞的動詞和副詞）不要省略，等等。」（《王力文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 年，第 11 卷，頁 480。）

長了些，但不是故意拖長的。²⁸

簡潔性同嚴密性不是對立的；理想的話，當然最好是能取得平衡，兩者兼顧。²⁹ 有時也可以因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需要，作出不平衡的取向；例如日常交際口語，著重便捷、自然，簡潔性便往往先於嚴密性，而文藝作品對嚴密性的要求一般亦不必如政論、科學論文、法律條文等，在語句的結構形式上要處處嚴格地表現語言的邏輯性和準確性。

六

呂叔湘說過：「漢語句法不光有固定的一面，還有靈活的一面，只是教科書往往只談前者，不談或少談後者罷了。」³⁰ 漢語語法的靈活性可說是各種關係對應的靈活性。³¹ 其一，漢語詞語的搭配非常靈活。例如在動賓結構中，賓語同動詞的語義關係靈活多變，可以是受事、結果、施事、工具、處所、原因、目的、方式等，有時更難以說得清楚（如「謝幕」、「闖紅燈」），甚而沒有直接關係（如「氣歪了臉」、「苦出了頭」）。³² 其二，漢語詞類的功能十分靈活。印歐語言裏，詞類和句子成分一一對應，但在漢語裏，兩者卻非固定關係；例如漢語形容詞不只作定語（如「他是個老實人」），也可作主語（如「老實比虛偽好」）、賓語（如「我想老實，不想虛偽」）、謂語（如「他老實，你不老實」）、狀語（如「你得老實說給我聽」）、補語（如「他說得老實，做得切實」）。朱德熙曾用圖式表示詞類同句子成分的對應關係：³³



28 王力《漢語語法史》，《王力文集》，第11卷，頁481。

29 談到嚴密性，自然會談到漢語歐化；如何吸收外來成分，增強漢語的嚴密性，但又要保持平衡，不損漢語的簡潔性，這是個很值得重視的問題。參李家樹《從漢語的特性談到怎樣把中文寫好》，載《語文研究和語文教學（增訂本）》，頁184-212；《漢語的天秤如何擺放》，載《語文研究和語文教學（增訂本）》，頁254-272。

30 呂叔湘《漢語句法的靈活性》，頁1。

31 參蕭國政、吳振國《漢語法特點和漢民族心態》，《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年第4期，頁30-2。

32 呂叔湘曾分析說明動補結構的多義性，指出含有動補結構的句式基本相同，可是主、動、賓、補四個成分之間的語義關係是多種多樣的，這可反映出漢語句法既靈活又節約的特點。參呂叔湘《漢語句法的靈活性》，頁5-9。

33 朱德熙《語法答問》，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4-5。

其三，漢語詞語的句法位置非常靈活。如果著眼於語序跟句法關係的對應性，即前主後謂、前偏後正、前狀後補，那麼可以說漢語的語序比較固定；如果著眼於語序跟語義關係的不對應性，亦即同一語義成分可以佔據不同的句法位置，那麼便可說漢語的語序非常靈活了。例如，「他也去過北京——他北京也去過——北京，他也去過」，賓語常可提前、移位；「我們路上走了整整一個月——我們路上整整走了一個月」，定語可以移在狀語位置。

掌握漢語的靈活性，自然有助傳意。在不改變原來基本意義的原則下，我們可以利用「移位」來達到種種效果。例如「請讓我看一次這稿子校樣——這稿子請讓我看一次校樣」、「也只有他這樣怕老婆——這樣怕老婆也只有他」，³⁴ 把要強調的語義成分搬離平常位置，提前、移後到句首或句尾位置，可以幫助突出信息重點所在。又例如「廣闊的平原底下，挖了不計其數的橫的、豎的、直的、彎的地道」，³⁵ 若把「橫的、豎的、直的、彎的」這幾個定語移置在「挖了不計其數的地道」的前面或後面，就可以既區分了修飾語的性質（移位的定語是中心語「地道」的區別部分，「不計其數的」是共有部分），又拆開冗長的修飾語，使語句結構層次簡單清晰。再例如，「移栽樹木，春天比秋天容易成活」相當於「春天移栽樹木比秋天（移栽樹木）容易成活」，³⁶ 把共同成分「移栽樹木」移前，便有強調作用，亦可以避免重複。

七

薩丕爾 (Edward Sapir) 說：「語言的內容，不用說，是和文化有密切關係的。」³⁷ 作為最主要、最為普遍使用的傳意工具，語言還是歷史與文化的載體，儲存著並且映照出一個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積累各種文化知識。換句話說，語言是文化的主要表現形式，文化是語言表現的基本內容；³⁸ 語言與文化互相依存、互相制約、互相影響，關係密切。因此，理解語言必須要了解文化，理解文化也必須要了解語言。

漢語是由漢民族所約定俗成的語言，體現了漢民族在精神和物質文化方面的特點，自然有其鮮明的民族性，亦即文化個性。漢語中的成語，如「黔驢之技」、「破釜

34 例取自呂叔湘《漢語句法的靈活性》，頁 2。

35 例取自呂叔湘《漢語句法的靈活性》，頁 2。

36 例取自呂叔湘《漢語句法的靈活性》，頁 2。

37 愛德華·薩丕爾著、陸卓元譯《語言論》，香港：商務印書館，1977 年，頁 136。

38 參鄧浩、鄭捷《漢文化與漢語教學》，載《中國語言學發展方向》，頁 325。

沈舟」、「胸有成竹」、「投鼠忌器」，大都源自神話寓言、歷史故事、古代詩文以及俚諺鄙語，不結合有關的文化背景知識，單從形式上是難以明白其中深刻的含義的。

在傳意過程中，如果編碼和解碼所用的語言不同，語言文化個性的差異便更容易造成交際障礙或阻隔。例如漢語的親屬稱謂繁複，表兄、表弟、表姊、表妹、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伯母、嬸母、舅媽、姑媽、姨媽等，區別甚嚴，但英語只一概稱為 *cousin, uncle, aunt*；這便出現了所謂的「詞匯空缺」，亦即兩種代碼不能完全對應。再說，同一個語言成分，傳遞的信息也會不盡相同。例如漢語的「知識分子」，一般指大學教師、大學生以及醫生、工程師、翻譯人員等一切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有些地區甚至連中學教師、中學生也包括在內，但與它相當的英語 *intellectual*，則只包括大學教授等有較高學術地位的人，所指的人範圍要小得多；其次，在美國 *intellectual* 並不總含褒義，有時會用作蔑稱，且有「自認為是知識界的傑出人物，耽於空想，忙於鑽研空洞的理論，但不善於處理實際問題」的貶義。³⁹ 朱光潛說：

各國各地的事物情境和人民生活狀態不同，同指一事物的字所引起的聯想和所打動的情趣也就不同。比如英文中 *fire, sea, Roland, castle, sport, shepherd, nightingale, rose* 之類字對於英國人所引起心理反應和對於我們中國人所引起的心理反應大有分別。它們對於英國人意義較為豐富。同理，中文中「風」、「月」、「江」、「湖」、「梅」、「菊」、「燕」、「碑」、「笛」、「僧」、「隱逸」、「禮」、「陰陽」之類字，對於我們所引起的聯想和情趣也決不是西方人所能完全了解的。這可以叫做「聯想的意義」(*associative meaning*)。⁴⁰

除了理性意義外，詞還可附有各種聯想意義或附加色彩，譬如感情色彩、語體色體、形象色彩、地區色彩、社團色彩。文化差異無疑給語言理解加上困難，也因而往往成了傳意時的障礙。

文化差異很容易造成文化衝突，導致所用語言即使形式、結構準確無誤，所得的回應、效果也會迥然不同。例如中國人為了強調人際關係的和諧，便常以對方的私人生活作為問候內容，表示關心，聯絡感情；好像「吃了沒有」、「上哪兒去」、「工資多少」、「今年多大了」、「幾個孩子啦」等問候說話，中國人聽了感到親切；可是，外國人就很不習慣，亦不了解，甚至產生反感，以為自己的私隱權不受尊重。又例如中國

39 參鄧炎昌、劉潤清《語言與文化——英漢語言文化對比》，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9年，頁163、178。

40 朱光潛《談翻譯》，《談美 談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頁272-3。

人傳統謙恭客套，即使工作極為出色，受到讚揚，總會說：「還差得遠呢！」或者會說：「還要向您多多學習呢！」中國人知道這是謙禮之辭，自然覺得說話合情合理；但這對慣於直接表示謝意的外國人來說，便會覺得說話人不夠大方，甚至近乎虛偽了。再說，即使是同一語族，也會出現方言區的文化差異；例如「這姑娘挺浪的」，在東北地區說能使聽話人高興，在京津地區說卻會使人反感，因為「浪」這個詞在東北方言中多指女性漂亮，而京津地區卻用來指女人放蕩。⁴¹類似這樣的由於語言文化內涵不同而造成的傳意失誤，比在語言結構上用語造句失當而造成的，可說更難察覺，也更易產生。不同的文化對語言的使用既然都有自己的道理，那麼，在跨文化交際中，我們便祇能用甲文化去理解由它制約的甲語言，而不應該用乙文化去理解甲語言了。⁴²

八

漢語的各種特性，在傳意時，通過讀、講、寫、聽，都得到了具體的表現。這些特性都不是割裂存在的，而是互為關聯，互為制約，互為滲透，互為因果的。譬如，由於意合，漢語便容許人們交際時只選取一個語言單位中的語義重心——亦即交際雙方都關切的重要信息，作為整個語言結構的意義支點；這樣，便提供了語言省略的可能和基礎。⁴³又譬如，由於意合、尚簡，漢語語詞單位的大小和性質往往無一定規，有常有變，可常可變，隨上下文的聲氣、邏輯環境而加以自由運用；這樣，以意義為主，言語可由繁趨簡，亦給了靈活性充足的條件。⁴⁴因此，像「你這是甚麼意思（目的，打算）」（相當於「你這樣做的意思〔目的，打算〕是甚麼」）的語句，⁴⁵言辭簡潔、語義成分位置靈活、語義不合邏輯但又可意會理解，也正是這多種語法特性的綜合表現。

語言特性是同共性相對而言的，是從比較得來的。沒有共性，就無從突現特性；強調特性，也並不等於忽視共性。我們若要對漢語有更全面的認識，在看到漢語特殊的一面時，也應該看到漢語同其他語言的共通性。探索語言的共性不僅不會掩蓋漢語的特性，相反，更能使我們加強對漢語特性的認識。⁴⁶在研究和應用方面，我們還

41 胡士云《言語交際的行為及其效果》，載《言語交際與交際語言》，頁127。

42 參蘇金智《方言和地域文化在語言跨文化研究中的作用》，《語文建設通訊》總第41期，1993年9月，頁76。

43 參常理《談談「意合法」——兼論漢語語法特點》，《北方論叢》總第82期，1987年3月，頁40-2。

44 參申小龍《中國文化語言學》，頁205。

45 例取自呂叔湘《漢語句法的靈活性》，頁3。

46 沈家煊《漢語特點研究和語言共性研究》，載《中國語文研究四十年紀念文集》，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3年，頁353。

需要把漢語的特性結合到修辭、邏輯、文化等各個範疇，以符合傳意要「通」、「對」、「好」以及「得體」的各種要求。⁴⁷ 在教學方面，也應該訂出明確的路向和目標來。就以本港為例，現時大專院校已普遍設有「中文傳意」一類的科目。香港大學中文系方面，二、三年級學位課程，設有「中文傳意」一科，專門以講授中文傳意的理論及技巧為主；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方面，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設有「中文傳意技巧」、「商業中文」以及「法律中文」等課程，更富於實用性質。在教學上，似乎仍是各師各法，內容、取向各有異同。有的著重傳意理論、技巧，有的著重語文知識，有的著重實用性，有的就兼重文藝性。漢語的特性，既然把「中文傳意」同其他語言傳意區別開來，那麼，在教學時間和資源的多重限制下，加強漢語特性的教學，無疑是幫助學生認識和掌握語言的一個便捷的、有效的方法。也因為這樣，「中文教學與本國文化教育兩者須緊密結合起來」，⁴⁸ 不能只著眼於語言結構，而忽視漢語獨特的文化背景和所表現的文化內涵。我們既要掌握語言能力，也要掌握文化能力。這樣，才能充分地發揮語言的交際功能，確切地、有效地傳情達意。

47 郭紹虞曾探討過漢語的特性：音樂性、順序性、語法的簡易性、靈活性、複雜性，並嘗試把語法、修辭、邏輯結合起來，這裏面當然牽涉語言背後的文化問題。參郭紹虞《漢語語法修辭新探》，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頁1-20、225-264。

48 趙令揚《中國文化與語文教學》，載《語文教育學院第六屆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教育署，1991年，頁57。